

朱润祥○著

澎湃的 卫河

一场能源争夺战引发的思想大震荡
为你揭开政界、商界鲜为人知的内幕

卖电可是比卖煤要高出几倍价钱

龚克亮找到了同盟军。耿正捷要炸共南公路！

坑口电厂的选址问题影响了煤化工的投资意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澎湃的卫河/朱润祥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80765-690-6

I.①澎… II.①朱…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375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
字 数	643 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主要人物表

龚克亮:中共共城市市委副书记、共城市代理市长,部队转业干部。

耿正捷:中共共城市市委副书记。

张新风:中共共城市市委常委、共城市常务副市长。

甄生强:中共共城市市委书记。

柳树林:退休干部,原共城市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

薛玉兰:龚克亮妻子,部队转业干部,后为卫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邵金洲:中共平原省省委副书记、平原省省长。

冯立仁:平原省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马家骥:平原省电力厅副厅长、总工程师。

马玫玫:马家骥的女儿,电力厅档案资料员,冯立仁的儿媳妇。

梁文秀:中共卫河市市委书记。

史有富:中共卫河市市委副书记。

史有余:史有富的弟弟,原共城市马桥镇党委书记,后调为宽河县码头乡党委书记兼乡长。

何晓河:中共卫东县县委副书记、卫东县县长,后为中共共城市市委副书记、共城市市长。

徐怀新:中共宽河县县委副书记、宽河县县长,后为中共共城市市委副书记、共城市常务副市长。

郑万山:离休干部,原南方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

郑胜利:国务院能源电力部部长,后为国务院副总理。郑万山的大儿子。

郑和平:国家国防科工委常务副主任,郑万山的二儿子。

郑欣怡:部队转业干部,郑万山的小女儿。

郎忠杰:部队转业干部,郑欣怡的丈夫。南方卧龙集团总经理。

谭教授:“煤化工”项目研究人员。

倪志忠:共城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

武威:国务院能源电力部预算司司长,后为能源电力部副部长。

作者声明

本书是长篇小说,其中的人物、时间、地点、情节等,均为作者根据艺术创作规律虚构出来的。作者热诚地欢迎读者诸君对号入座,也许这样更利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精神上的交流。

楔子

平原省西部的太行山,南北走向,千余华里。一路走来,莽莽苍苍起伏伏,高高低低连绵不断,一般海拔在千米左右,然而,高的地方却也有两千多米,个别山峰甚至也有三千多米的。

说也奇怪,太行山一直南北走向走得好好的,不知怎么了,来到共城市后却突然不愿再向南去了,而是猛然转过头来,拐了一个弧形的弯向西而去。只不过又走了一百多里后,好像还留恋原来的南北走向似的,停了下来,太行山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了。然而,大概是因为拐弯太猛了吧,共城市好像是由于惯性的原因而被甩出来的一颗宝珠一样,就坐落在离山不远的向阳坡上。当然,也有的说,太行山在这儿拐的这个弯其形状像是一张弯弓,而共城市就像是从弓上射出的鸣镝一样,正在向东南飞行——当然要飞向最好的地方了。

这些传说仅仅是人们的美好想象而已,无据可考。然而,共城市像颗宝珠却并非空穴来风。在太行山的山前和山后,甚至包括太行山的山上和山下,到处都埋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石英石、大理石、花岗岩自不待说,就是大块大块的水晶石也屡见不鲜。眼睛能看得见的是明摆着的,那些埋在地下的,什么煤炭、铁矿,什么铝矾土、铅锌矿,什么铜矿、锡矿都不稀罕,可以这么说,金属矿产里边,大概除了铀还没有发现外,其余的好像都有矿苗发现,只不过这矿苗有大有小,有的有开发价值有的无开发价值而已。话虽这样说,有开发价值的还是不少。这不,在共城市西边三十华里的地方,十年前就勘探出来一处蕴藏量估计有二十多亿吨规模的无烟煤田。煤田之整齐,煤层之厚实,开采条件之优越,都令人振奋。而且据介绍,经过化验,这些都是低硫、低磷、低灰,每千克煤炭中至少能产生六千大卡以上高热量的优

质炼焦用煤,其质量之优,实属罕见。地质勘探部门的有关人士说:这块地方的煤炭远景资源储量肯定还会扩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和准备,在征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许可后,一座设计能力为年产标煤三百万吨到三百五十万吨、第一期计划投资二十八亿人民币的大型煤矿奠基动工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电力部和省市、省市政府的有关领导齐聚共城市,兴高采烈地来为煤矿的破土动工剪彩。其声势之大,其规模之隆重,其气氛之热烈,都创共城历史之最。据有关人士透露,在这对矿井见煤后,第二对矿井、第三对矿井……都会很快地相继奠基……可以想象,几年后这座新型能源城市的兴起不仅会对平原省乃至全国能源工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会对平原省、卫河市,特别是共城市的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直接影响。平原省六千多万人民高兴,卫河市将近六百万人民高兴,共城市八十万人民更是高兴,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煤炭工业基地的建成,会带动多少相关行业在当地兴起?这些相关行业的兴起又会给共城人民带来多大的利益?共城市的人民心里清楚,共城市的党政领导们更像是胸膛里揣着盏宝莲灯一样,心知肚明。

象征性地往奠基碑上扔了十来锹土,奠基坑中用来奠基的土似乎还没有把坑底垫住,中共平原省省委副书记、平原省省长邵金洲就停了下来,把手中崭新的铁锹插入那奠基坑边疏松的土上,一只手扶住铁锹把儿,一只手捋了一下刚才弯腰铲土时垂下来的头发,对早就等在身旁的秘书说道:“去把共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叫来。”

其实,不用省长秘书开口,一起参加奠基仪式的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中的一个、而且须臾不离省长左右的中共卫河市委书记梁文秀就笑着直起腰抬起了头——这是一位俊秀的女性,明眸皓齿,瓜子脸,直而挺拔的鼻梁给人以精干的感觉,大约有四十岁出头的年纪,笑容里有几分甜,也有几分沉稳——她不等邵省长秘书出声,就抢先对正低着头起劲地往奠基坑中填土的中共共城市市委书记甄生强,中共共城市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龚克亮喊道:“甄书记、龚市长,你们过来一下。”

虽说天气晴好阳光灿烂,毕竟已到了深秋,秋风让人感到麻麻的,甄生强和龚克亮却不知道是心情紧张的,还是忙的,两人都是满头大汗,听见市委书记喊,来不及放下手中的铁锹,就连忙走了过来。

梁文秀见他们走向自己,便不失时机地笑着用手示意他们,是邵省长叫他们。而邵金洲也笑容可掬地在等候着他们的到来。

见是省长叫,甄生强和龚克亮都有点意外:省长当众叫他们为了什么?难道是

奠基大会安排得有什么地方出现了偏差？然而，距离太近了，还不等他们想出个所以然来，就来到了省长的面前。

邵省长没有批评他们，没有理由嘛。他笑着，笑得是那样和蔼可亲，他先是对着甄生强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却径直对龚克亮说道：“你就是小龚——龚……”

龚克亮本能地两腿一并，双脚一磕，立正站在那里，挺胸昂首，用标准的职业军人的姿态朗声回答道：“龚克亮。中共共城市市委副书记、共城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本来，气氛十分欢欣、十分轻松的项目奠基庆典大会到了首长和领导们象征性地弯腰动手填土时，程序就已经到了尾声。可是没有想到，在这庆典大会即将结束之际，发生了这么一个硬生生却又十分生动活泼的情节，奠基坑旁边这些有身份的领导和首长们先是为之一愣，刹那间又爆发出一片欢快的笑声。

脸上一直露着微笑的邵金洲省长见一身西装的龚克亮猛然间表示出来的标准的职业军人的做派，也是不由自主地一愣，随即又笑了起来，并且赞叹道：“果然是转业干部，还像在部队一样，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要保持和发扬下去。”

龚克亮立正站在那里，好像还在部队那样，两只眼睛盯着面前的邵省长纹丝不动，见邵省长说完了话，大声回答道：“是！”

邵金洲省长没有当过军人，不然，到了这时他就该对他面前恭恭敬敬站立着的部下下一句口令“稍息”或者客气地说一声“随意吧”之类的话，让部下从军姿中解脱出来，使得谈话气氛更家常、更和谐。然而，邵省长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常识，虽说口气更和蔼可亲了，但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面前这位军人放松下来。他微笑着说道：“听说龚市长制作了一个十分精致的沙盘，用来指导工作。把军队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地方。好啊，小龚——市长，部队的优良传统就应该保持和发扬下去。”

龚克亮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军人姿态，大声回答着：“感谢首长鼓励！”

见龚克亮还是像一棵松树那样纹丝不动地站着，邵金洲心里微微地产生出一丝不快：怎么能这样拿腔拿调呢？但脸上的笑容仍然是那样灿烂，他伸出手来，十分亲切又十分平易近人地在龚克亮的肩膀上拍了几下，很亲密地说道：“军队就是培养人才呀，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精干、敬业，又肯动脑子，值得学习。改天吧——今天还得赶回省里——改天一定到你那个沙盘前去观摩、学习，如果可能，也去做上两个——省里的、市里的都做上，面对实物，有的放矢嘛。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噢，对！沙场秋点兵。向解放军学习，保持和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嘛！”

龚克亮依然是挺胸昂首精神抖擞地站着，依然是那样目光如炬地盯着面前的

领导者，依然是那样不差半分贝地大声回答着：“欢迎首长指导工作！”

“怎么还是这样呢？作秀吧！”邵金洲心里不快迅速扩展着，脸色沉了下来，把拍肩膀的手拿了下来，主动地去握住龚克亮笔直下垂、中指还贴着裤缝的手，使劲地摇了两下，刻意带着几分生气的口吻说道：“随意些嘛，随意些嘛！一直这样立正站着，累不累呀！”

随着邵金洲省长“随意”两个字的出口，龚克亮便从标准的军人姿态中解脱了出来，刚才绷紧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轻轻地说道：“老立正站着怎么不累？不过，‘随意’是需要首长发指示的。”

“噢，”邵金洲省长恍然大悟了，笑着重复着，“‘随意’还需要首长发出指示才能啊！”

“看来，这‘随意’也不能‘随意’的。”旁边的卫河市委书记梁文秀笑着说道。

“军人作风就是军人作风。”邵金洲一边往外走着，一边笑着说道，“军队的光荣传统就是要发扬光大，就是值得学习。政令统一、上行下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就是咱们军队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保证。”邵金洲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咱们地方也需要有军队那样铁的组织性、纪律性呀，要自觉地、要不折不扣地和省委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才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



一条宽阔的六车道公路从太行山前经过共城市的南外环向远处延伸，往东南方向行驶三十五公里便是卫河市，出卫河市再往东五公里就是高速公路了。这条高速公路在国家交通运输网中是条南北走向的重要干道，只要一上了这条高速公路，不用下路，按照路旁的路标便可以驶向四面八方。

参加过煤矿开工奠基的领导人都很忙，奠基典礼刚一结束，他们就都匆匆忙忙地挤出一张灿烂的笑脸，象征性地互相握了握手、道个别，各自坐到自己的车里便都分头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能源电力部的部长郑胜利却没有返回北京，而是住到了卫河市的太行宾馆——这是卫河市委、市政府安排的——说是要听听卫河市政府关于卫河发电厂选址的详细方案。

下午四点钟光景，梁文秀从共城市返回到卫河市，她让司机小于直接把她送到

了她居住的那座小楼前,然后对小于说,你回去吧,今天大概不会再用车了。

小于点了点头,轻轻地加了一句,有事就叫我。奥迪车似乎并没有停留便开走了。

半下午回家,这在梁文秀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在她就任卫河市的市委书记后,确实没有过。四年前,不,准确地说是三年零八个月前的一个夏天,她还在担任市委副书记时,她的丈夫——省公安厅的爆破专家在一次排除建筑工地二战时期日本军队遗留下的炸弹时壮烈牺牲了,她唯一的女儿莹莹又在国防科技大学上学,独自一人的她便没有了家的概念。她的父母亲一直跟着她的弟弟在南方的一个城市生活,她的公公婆婆本来就跟随着她的小叔子在家乡生活,现在丈夫不在了,来往就更少了。原来家中还有一个保姆,帮她洗洗衣服做做饭,料理一下家务。丈夫去世后,她几乎一天三顿吃在机关食堂,又很少洗衣服,便把这个保姆也辞退了。

梁文秀早早地回到了家里,脱下刚才在煤矿奠基大会上穿的礼服,换上了两天前就精心挑选好的一套淡蓝色的很柔软很舒适又很素雅的纯棉的便装,提起一只过去保姆用来买菜用的白色菜篮子,匆匆地向居民区的菜市场走去。她贴身穿着一套棉毛衫,罩着的这套便装又是那样合体,使她平时并不怎么健身的体形显得风采依旧。她脚步轻盈,脸上是自信、舒心的笑容。这笑容对她来说真是久违了:平时,她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笑容是职业女性的那种僵硬的笑容,没有甜意,更不生动,也不活泼。而今天她脸上的这笑容,才是真实的,有内容的。

菜市场不远,出市委家属区往西拐个弯再走二百米就是。

半下午,不是买菜的时间,不用担心碰到熟人。再说,要买的东西也不多,也不复杂,五斤豆腐,还有几把调味的鲜菜:香菜、韭菜、蒜苗、韭黄……诸如此类。只是这豆腐不是使用现在流行的点法,既不是使用卤水点也不是使用石膏点,卤水点的豆腐黑,而且有异味,石膏点的豆腐沉,而且硬,只有草木灰点的,特别是用稻草燃烧后留下的那点新鲜的稻草灰点出的豆腐,才原汁原味,才又鲜又嫩。那几把调味的鲜菜在菜市场随时都可以买到,而这用稻草灰点的豆腐现在却不容易买到,这只有托倪秋来办了。倪秋在菜市场有间卖鲜鱼的门面,在市郊有几口鱼塘,鱼塘旁边还有人种水稻,吃这种豆腐只有托他了,那三斤现在还在盆里养着、而且每天都要换一次清水的泥鳅,也是一星期前托倪秋搞来的。这五斤稻草灰点的豆腐和这几把调味鲜菜,两天前就已经和倪秋说好了,肯定没有问题。只不过梁文秀不让倪秋往她的住处送而已。

已经到了半下午,倪秋的鲜鱼门市已经没有了鱼——其实,他的鱼早在上午十

点多钟就已经卖完了,按照平时的习惯,倪秋早就把门市的里里外外用水冲洗了一遍,回他的鱼塘了。可是今天,他没有走,先是睡了一觉,然后又拿出一包铁观音,冲了一大缸喷香的茶水,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美美地品尝,是那样的惬意,那样的恬淡。

梁文秀过来了。她一拐进菜市场的大门,倪秋那双鱼鹰一样的眼睛就看见了她。他连忙从矮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屋角的塑料桶前把用凉水浸泡着的一块又白又嫩的豆腐拎出来,又把盛着那几味调味鲜菜的塑料兜拎好,等着梁文秀过来。

着便装、穿软底鞋的梁文秀来到倪秋的鲜鱼门市部前,见倪秋已把要买的物品准备好了,亲切地笑了笑,也不客气,先是把那白嫩的豆腐小心地放到菜篮子里,然后又把那盛着鲜菜的塑料兜接过来,随手把一张拾元的人民币递给倪秋,轻轻问道:“够吗?”

“还多呢。”倪秋接过那张纸币,憨厚地笑笑,说道:“今天就不找了,下次再算账吧。”

梁文秀再次不出声地朝倪秋笑了笑,一口排列整齐的碎玉般的牙齿露了出来,和倪秋那黑得发亮的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娇小玲珑、肤如凝脂一般的梁文秀和五大三粗浑身上下黑得像非洲人一样的倪秋站在菜市场里本身就是一道对比鲜明的风景,更何况一个是本市的市委书记,一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呢。

梁文秀和倪秋确实非亲非故,然而,他们的关系也确实非同一般。他们的认识很有点传奇色彩。

倪秋到底姓什么,无人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不满周岁的时候被遗弃在市郊,是一位居住在郊区靠承包村里的两口鱼塘以及冬天去市里捡垃圾的孤寡老人把他捡了起来,因为不知道父母是谁,就随了这孤寡老人的倪姓,村领导以这位老人儿子的名义给这个孩子上了户。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农村的物质生活已经比前些年好多了,况且,这孩子命硬、命大,不但吃大娘大婶大嫂的奶能长,就是吃粗粮米粥也很香甜,就连倪姓老人从市区垃圾里捡来的那些剩菜剩饭,他也吃得有滋有味。风里来,雨里去,好像是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见风就长,逢雨就发,眨眼间,这孩子便长成一个又粗又壮的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从西边太行山下发源滚滚东去的卫河流到这里后像扭秧歌一样,在这里扭了几扭,留下了几个回水洼,突然拐了个弯,改为东北方向奔涌而去。而这几个回水洼,便成了鱼鳖虾蟹们的天堂,它们在这里歇息,在这里嬉戏,在这里繁殖。如今,这里不但是市民们一饱口福不可或缺的福地,也成了市郊好几个村的摇钱树。那位被倪姓老人收养的孤儿跟随着倪姓老人不但

学会了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的本领,更学到了在这几个回水洼里和水族打交道的本领,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他都能光着身子像鱼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说不上是几岁,更不知道是哪一年,他的皮肤变得黑亮黑亮,胳膊上肱二头肌、胸脯前发达的胸大肌,以及大腿上和腹部的腱子肉一块块该凸的凸起来了,该凹的凹下去了,该圆的圆起来了,该暴的暴起来了。当然,这些都是身体上看得见的变化,而那些看不见的变化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惊诧不已。首先,他对鱼鳖虾蟹的重量,一看一个准,无论大小从不上秤称。来他的鲜鱼门市部买鱼,不管是活鱼还是死鱼,你只要指给他看了,他马上就能给你报出来它的重量,并且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分文不差地告诉你价钱。据说最初有些人不信,常常再拿到公平秤上去鉴定一下,鉴定过后发现误差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克,也就是说,误差不超过半两。久而久之,周围细心的老顾客还发现,误差基本上都是超重的,也就是说,往往是多出来的。有人问倪秋,倪秋一脸不屑地说,水货,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当然应该去一点水了。现在,倪秋鲜鱼门市部的生意非常好,这不仅仅因为大家都知道倪秋的鱼是自己养的,不用催生素之类的化学饲料;也不仅仅是因为倪秋的鱼味道好,上午上市的鱼全部都是黎明时才从鱼塘里捞出,即便是有个把鱼死了,那也是因为运输途中、或是什么外力而造成的,绝对不会变质,让人们吃着放心。来倪秋这里买鱼不但省心省力,更变成了一种享受。老顾客来这里买鱼不用挑,只要报出来要多重的,倪秋是手到擒来。菜市场里,顾客们口里报的数字,倪秋抓鱼时鱼拍打清水发出的“哗哗”声,还有鱼尾摆动扬起的水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没有这道风景,菜市场里似乎就缺少了点什么。以至于后来,工商部门互相间组织参观、组织学习、组织交流时,倪秋卖鱼成了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再后来,附近的几家大酒店、大饭店要把倪秋的鱼包下来,也就是说倪秋就用不着再开这个门市部了。然而,倪秋不干,他说,你们要的鱼,我该送还送,但门市部上我还要卖鱼。每天看不到顾客从我这里满意地把鱼提去,就是钱赚得再多,我也不开心。

说到梁文秀和倪秋的认识,这里面还有一个带着几分曲折、几分惊险的故事。前几年,在梁文秀刚刚调到卫河市任政法副书记还没有多久,噩耗传来,丈夫在排险中不幸壮烈牺牲。瘦弱的梁文秀平时性格虽说非常刚强,然而这种打击却也让她整整卧床三天。第四天早上,她觉得心里憋闷得慌,便收拾了一下丈夫曾经用过的一副钓竿,骑了辆自行车无目的地想到市郊的什么鱼塘去钓鱼,借此来排除心底郁闷。支好那只小马扎,坐到了鱼塘边,又把鱼钩甩到鱼塘里,她便两只眼睛盯着水面在那里发愣,有没有鱼咬钩,鱼浮动了没有,她全然没有留意。过了多久,她不知道。她像一尊雕塑一样,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丈夫的音容笑貌仿佛出现在水面,

是在笑她不知道怎么起钩,还是在笑她修炼不到家,没有足够的耐心?也许这些都不是,而是丈夫就笑容满面地站在她的面前,和她谈家长里短……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太阳已经偏西了,观察了一阵子,也听了一阵子,梁文秀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位黑大个是这几口鱼塘的承包人,那四五个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是来这儿钓鱼的。现在,他们钓够了,抬着钓出来的一编织袋鱼就要走,黑大个跟过来收费,他们不愿给,便发生了争吵。梁文秀已经看出来了,这四五个年轻人确实不是良善之辈,一个人在和黑大个大声地争执着,另外的人却乘着黑大个顾此失彼之机,对他施加拳脚。一开始,黑大个并不在乎这一拳两脚的,但没想到这几个年轻人得寸进尺,下手越来越阴,终于把黑大个惹恼了,挥起胳膊一发力,两个小年轻人便被他扔到了鱼塘里。虽说这时不是冬天,并不冷,但是冷不防被人扔到鱼塘里,况且鱼塘里的水又有一到两米深,在思想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两人蹬了几脚没有蹬着塘底,心一慌,便就灌了几口水……岸边站着的另外三个年轻人慌了,大声喊叫起来:“救人哪,有人落水了!”然而,任凭那三个人怎么喊,黑大个两手抱在胸前,冷笑着看着这两个人在水里的狼狈相,无动于衷。那三个年轻人见势不好,从鱼塘岸边跑到了公路上,钓的鱼也不要了,发动起路边停着的那辆小汽车,便朝城里驶去。没过多一会儿,他们便又都回来了,从车上下来后,多了两个年纪大些身着警服的人。这时水中的两个人已被那个黑大个捞了出来,正老实地坐在鱼塘旁边发呆呢。

来的两个警察中一位年长些的下车后就虚张声势地咋呼起来:“反了反了,光天化日下图谋害人,真是狗胆包天。”说着,又装模作样地把手铐从腰带上摘下来,举在头前看也不看旁边的人,盯着黑大个问道:“就是他吧?铐起来。”

那几个年轻人狐假虎威地齐声应道:“对,就是他!就是他要害人。”

刚才被黑大个扔到水里、后来又被黑大个从水中捞出来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一见那年长些的警察把手铐摘了下来,本来还在发呆中,此时却嚎叫起来:“就是他!就是他!二叔呀,你要再晚来一会儿,我就被他淹死了!呜……”

由不得那个黑大个再说什么,那个年长些的警察便把手铐铐在了黑大个的双手上,那四五个年轻人趁机拳脚相加,警察竟然似乎没有看见。

黑大个被推搡着就要让那帮人带走时,梁文秀突然间感到了什么,连忙过去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能随便抓人?”

那个年长些的警察看了一眼梁文秀,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大概见穿着便装的梁文秀太普通了,不屑于回答。

然而,梁文秀并没有被他那很有几分力量的目光所吓住,依然语气坚定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能随便抓人?”

那个年长些的警察也依然没有回答,而那个年轻些的警察却大声大气地回答说:“我们是郊区派出所的,你少管闲事,我们这是在执行公务。”话里仿佛还透着几分威胁。

“你们应该进行详细的调查。”梁文秀没有被这很有点凶气的话吓住,依然不紧不慢地说道,“既是执行公务,就应该务必公正。”

那帮人好像没有听见梁文秀的话,一边野蛮地往大屁股警车里推搡着黑大个,一边还示威地用脚踢打着黑大个。刚才那个叫年长警察为“二叔”的年轻人甚至狞笑着嘲笑梁文秀:“哟,哟,谁的裤裆烂了,露出个你来?什么东西。还务必公正呢,再公正可就……就‘干扰’了,你那样,经不住‘干扰’。”

在一阵狂笑中,大屁股警车“嗡——”地叫了一声开走了。

周围围观的群众除了一阵吐唾沫的“呸呸”声外,就是一片“狼”啊“狗”啊愤怒的骂声。

站在人群中间的梁文秀突然间想起了什么,急忙忙来到自己的小马扎前,三下五去二把钓竿等东西收拾好,扶起路边的自行车,骑上就往市里而去。

是天气热,还是梁文秀心里着急,也可能都有,等到本来就瘦弱的梁文秀找到郊区派出所时,浑身上下的衣服也都好像是从鱼塘里捞出来的一样,全都湿透了。她把自行车往墙边一靠,顾不得擦一把汗水,就在走廊里寻找所长办公室,谁知正找着,只见刚才那几个在鱼塘边上闹事的年轻人从走廊尽头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道:“让你个王八蛋嘴硬!看看再停一个小时是你王八蛋硬还是手铐硬!”其中一个年轻人眼尖,一眼看见了梁文秀,坏笑着喊道:“真是鱼找鱼、虾找虾,扣出乌龟露王八。你们瞧,裤裆烂了个窟窿,露出的那个东西来了。还真有情有义呢。”

那帮人看见了梁文秀,“哄——”地大笑了起来。

梁文秀克制住心里的火气,毫不畏惧地走上前去,大声问道:“那个……黑大个在哪儿?”

“在哪儿?”其中一个坏笑着回答,“反正不是在你家里,这是在派出所,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哎呀,你告诉她就是了,人家去看看也表表情意嘛。”另一个说着,很不在乎地对梁文秀说道:“他是挺壮的,你应该去看看。他就在讯问室挂着,你最好劝他招了,一直挂着可不是事儿。”

听说黑大个在“挂”着,梁文秀心里猛然一紧,她赶紧跑到那几个年轻人刚才走出来的那间钉着“讯问室”牌子的房间里,一看,那黑大个果然在屋子一侧的一根胳膊

膊般粗细的柱子上铐着。大概刚才那几个年轻人对他进行了殴打,这黑大个脸上、身上遗留着一道道一片片挨打后的痕迹,有好几道血现在还在往外流着。黑大个铐着手铐的那只胳膊被高高地吊在那根柱子上。那黑大个并不认识梁文秀,虽说他也知道她是为数不多的去他那里钓鱼的女人,但却不知道她是个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她是来看他的。他遭到了冤枉,刚才又遭受到殴打,但他没有屈服,他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有种你们把老子弄死。只要弄不死老子,老子总有一天会一个个收拾你们。”

看到黑大个这个样子,梁文秀心里感到一阵悲愤,不谙此道的人不懂,这被“挂起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挂”可是个技术活儿,手铐的一只扣紧紧地铐住一只手腕,另一只扣就挂在那个柱子上。这柱子每距离五公分就有一个固定得很结实的大拇指头般粗细的钢筋。问题的关键在这不同高度的粗钢筋上,被“挂”起来的人,如果个子高,那么就选一个高一点的钢筋“挂”上,个子低一点的,就选一个低一点的“挂”上,总之,要让被“挂”的人踮起半个脚尖,手铐铐着的手腕才能血液通畅,手腕不痛不麻;要让前脚掌不涨、不木,手腕就得又痛又麻。试想,一个一百多斤重的人,要么把这重量交给半只脚掌,要么把重量交给一只手腕,就是再健壮的人又能够支撑多久?时间一长,手腕那里的血管被堵,会是什么后果?怪不得刚才那个年轻人说,“再挂他一个小时,看他的嘴还硬不硬?”

梁文秀见状,真是花容失色,她扭身走出讯问室,高声喊道:“谁是这里的所长?出来!”

刚才在鱼塘边那个年长些的警察很有准备地从走廊中间的一个房间里慢吞吞地走了出来,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看着梁文秀,问道:“干啥干啥?一个女人咋咋呼呼的,还有点教养没有?这里是派出所,不是你的家。”他装腔作势地训斥了梁文秀一顿后,喷出来几个烟圈,也斜着梁文秀问道,“你有什么事儿啊,有啥事儿就对我说吧!”

“你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吗?”梁文秀把一缕散发捋到耳后,清清楚楚地说道,“我要报案!”

“报案?”那个年长些的警察脸色一黑,问道,“你报什么案?刑事案还是经济案?”

“说是刑案也可以。”梁文秀不卑不亢地说道,“就是你们这里,执法犯法,刑讯逼供,殴打嫌犯。”

那个年长些的警察面孔一阵抽动,见梁文秀谈吐自如,不但懂点法律名词,而且不慌不忙,便有了几分紧张,连忙“呸”地一下把嘴里的香烟屁股吐到地上,缓和

了一下口气,怀疑地问道:“请问,女公民,你是哪个单位的?”

“卫河市政法委的。”为了节省时间尽快地搭救那个黑大个,梁文秀爽快地报出了她的单位。

听说梁文秀是市委政法委的,那个年长些的警察脸皮不由自主耸动了几下,强挤出一丝笑纹,说道:“哦,是自己人哪。误会误会。”随后他又低了低头,小声地问道:“你跟这个……这个黑大个是亲戚?”

“非亲。”梁文秀立即回答。

“故交?”年长些的警察又问。

“非故。”梁文秀更是干脆地回答。

“非亲非故你管这闲事干什么?”那年长的警察听了这话有点不高兴地说道,“当时你在现场,你也亲眼看见了吧,他把我侄子他们扔到了水里,要图财害命。我们抓他没有错吧!”

“咱们现在先别忙定罪。”梁文秀着急地说道,“你应该先把人解除刑罚咱们再说别的。”

“我们没有对他施行刑罚。”那年长的警察把脸一绷,生硬地说道,“把嫌犯铐起来,这是执法过程中防止嫌犯继续犯罪而允许的。政法委怎么了?政法委也不能干扰基层公安部门办案。”

“你不要偷换概念,铐起来和‘挂’起来不可同日而语。”梁文秀既担心那个黑大个时间长了出问题,又对年长警察的狡辩而生气,便也生硬地说道,“你赶快把他放下来!”

那年长的警察,恼羞成怒地说道:“这是公安派出所,不是政法委,不要说你不是书记,就是你是书记,你也无权在这里指手画脚,下命令也得公安局长给我下。”看样子,他是豁出去了,一副不计后果的样子。

看见那年长的警察摆出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梁文秀知道下边再说什么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了,为了尽快把黑大个从危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梁文秀不说三不说四,跑到派出所厨房的案板上,抢过来一把切菜的大菜刀,以一个拼命三郎的样子,跑到讯问室,对着那个“挂”着黑大个的柱子就砍了起来。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她,此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挥起大菜刀,竟然一口气把那根胳膊粗细的柱子砍断了。随着那根柱子的折断,已经支撑不住的黑大个,“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随着黑大个重重地摔倒在地,梁文秀也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然而,这位瘦弱的女性见那个黑大个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张大嘴巴直喘气,便从裤兜里掏出手

机按了一个号码,接通后,她一边喘着气一边说道:“是纪检处吕处长吗?我是梁文秀,我现在在郊区派出所讯问室,你马上叫上几个人,带上摄像机、照相机,如果可能的话,到法医处叫上值班的法医,按照程序,带上介绍信和工作证,到郊区派出所来,越快越好,我在这儿等你们。……什么?通知不通知公安局?你们不用管了,我来跟公安局说。”

那个年长些的警察本来还不在意,现在听梁文秀打了电话才好像明白了什么,想起来前不久听说市政法委来了一位常务副书记,姓梁,而且是个女的。他根本没有在意——政法委的女书记,不是一只花瓶也是一个摆设。没想到就是眼前的这位“女公民”。她跟自己说话时的“专业”,她挥动菜刀劈砍柱子时的那股英气,以及她打电话时的从容不迫……他有点紧张了,或者说有点怕了,头上冒着大滴大滴的汗珠,脸上挤出一片僵硬的笑纹,结结巴巴地对梁文秀说道:“梁,梁书记,误,误会了,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是自家人打起了自家人……您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

“自家人打起了自家人?”梁文秀也不起来,索性坐在地上,冷静地反问道,“谁打谁了?我跟你们打了吗?而且,你们也没有打我嘛,怎么会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呢?”

“梁……梁书记,”那个年长些的警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咱们,你起来到办公室说好吗?”他这边求着梁文秀,那边又招呼着讯问室外的那几个人:“你们都成了死人了?赶快过来,把那个……那个渔民扶起来!”

他的话音还没落,门外突然走进几个人来,有民警,也有刚才的年轻人,他们七手八脚地去地上抬那个黑大个。

“住手!”梁文秀大声喝道,“不要动,就让他这样躺着。”

那几个人被梁文秀吓住了,弯下腰的又直了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年长的警察。

“梁……梁书记,”那年长的警察急忙说道,“我们这不是在改……改正错误嘛,您……”

“他现在是局部血流不畅,造成的大脑缺氧性休克。”梁文秀强忍住怒火耐心地解释道,“现在他这样自然地平躺着对全身血液恢复通畅非常有好处。再说,一切按照法律程序来嘛,纪检处的人和法医很快就会到了,让他们来处理比现在咱们处理好。”

“那,那……”那年长的警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从话音中,他听了出来,梁文秀处理这样的事情至少不是今天这一次了。他感到了茫然,他是彻底领教了眼前这

位文弱女性的厉害。

至于以后这件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梁文秀认识了这个黑大个,知道了他叫倪秋。而渔民倪秋也认识了这位文文弱弱、娇小玲珑的市政法委梁文秀副书记。并且他还知道,如果不是梁书记用菜刀砍断了那根“挂”他的柱子,或者说再晚砍断那根柱子十分钟,他那被手铐铐住的手腕以下那只手,肌肉就会因缺氧而坏死,他至少就会变成终身残疾。因此,他视梁文秀为他的救命恩人,他没有别的回报恩人,一开始他每天都给梁文秀送一条收拾干净的鲜鱼。然而,后来他才知道,梁文秀现在是独身一人,在机关食堂吃,即使是双休日自己烧点饭菜,也很有限。然而,倪秋也很有耐心,他每到双休日总要收拾好一条鲜鱼等着,哪怕等不到梁文秀这条鱼卖不出去自己回家烧吃,他都不会不准备。好几年了,倪秋乐此不疲。后来,竟然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梁文秀来取这条鱼,不管鱼大鱼小,总会递过来一张拾元的人民币。倪秋也不拒绝,也不找零。当然,这鱼也不大得出格,因为倪秋也知道,梁书记只有一个人。当然了,女儿回来了,或者有些特殊情况了,那就另当别论。

这次,梁文秀在一星期前专门让倪秋给买了三斤泥鳅,而且还希望能小一些、能均匀一些。倪秋照办了,第二天就按照梁文秀的要求把泥鳅送来了。梁文秀很满意,给的仍然是拾元的人民币。

今天,这五斤稻草灰点的豆腐和这几味调味的鲜菜,梁文秀给的也还是拾元人民币。

这三斤泥鳅在梁文秀家里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中,梁文秀对它们伺候得真可谓尽心尽责。每天早上换一盆清水,晚上再换一盆清水,这可都是一丝不苟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泥鳅们吐故纳新,说白了,就是要让泥鳅们里里外外焕然一新,不但要把内脏里的污泥浊水排干净,而且还要自觉地把肉里的污泥气味漂洗干净。第一天换水时,水里还有泥沙,第二天再换水时,水里的泥沙就基本上不见了,到了第三天,泥沙没有了,水中只有一点点漂浮物,而到了第四天,那点点漂浮物也就没有了。第五天、第六天,早上换水时是什么样子,到晚上再次换水时基本还是什么样子。

梁文秀回到了家里,心情非常愉快,轻手轻脚地为泥鳅们换上了最后一次清水——这次只有半盆,不,严格地说,是半锅,而且应该说是泥鳅最后的晚餐了。她把那五斤稻秆灰点成的豆腐也同时放到了水里,然后才去束上围裙戴上袖头,等到她从塑料兜里拿出那几样调味鲜菜要去冲洗时(其实,倪秋把这几把鲜菜已经择洗得很干净了),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泥鳅,竟然一条也看不见了,——这短短几分